

四庫全書薈要

• 乾隆御覽本

史部

資治通鑑卷一百五十九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梁紀十五

起梅蒙赤奮若盡柔
北攝提格凡二年

高祖武皇帝十五

大同十一年春正月丙申東魏遣兼散騎常侍李獎來

聘

散志重翻
騎奇寄翻

東魏儀同爾朱文暢與丞相司馬任曹

都督鄭仲禮等謀因正月望夜觀打簇戲作亂

北史曰
魏氏舊

俗以正月十五夜為打簇戲能中者即時賞帛按魏書孝靜天平四年春正月禁打簇相偷戲蓋此禁尋弛也

任音殺丞相歡奉文暢為主事泄皆死文暢榮之子也

其妹敬宗之后及仲禮姊大車皆為歡妾有寵故其兄

弟皆不坐歡上書言并州軍器所聚動須女功請置宮

以處配沒之口

處昌呂翻

又納吐谷渾之女以招懷之

吐谷渾國

于西魏西南高歡越境納其女以招懷之蓋欲借其力以侵擾西魏吐從職入聲谷音浴

丁未置晉

陽宮二月庚申東魏主納吐谷渾可汗從妹為容華

容華

前漢內職舊號可從刊入聲汗音寒從才用翻

魏丞相泰遣酒泉胡安諾槃

陀始通使于突厥突厥本西方小國姓阿史那氏世居

金山之陽為柔然鐵工

使疏吏翻下同李延壽曰突厥其先君西海之右獨為部落蓋

匈奴之別種也姓阿史那氏後為鄰國所破盡滅其族
有一兒年且十歲兵人見其小不忍殺之乃則足斷臂
棄澤中有牝狼以肉飼之及長與狼交合遂有孕焉彼
王聞此兒尚在復遣殺之使者見在狼側并欲殺狼於
時若有神物投狼于西海之東落高昌國西北山狼匿
其中遂生十男男長外託妻孕其後各為一姓阿史那
其一也最賢遂為君長故牙門建狼頭纛示不忘本也
或云突厥本平涼雜胡姓阿史那氏魏太武滅沮渠氏
阿史那以五百家奔柔然世居金山之陽為柔然鐵工
金山形似兜鍪借號兜鍪突厥突厥因以為號又曰突
厥之先出於索國在匈奴之北其部落大人曰阿誘步
兄弟七十人其一日伊質泥師都狼所生也此說雖殊

終狼種也程大昌曰金山形如兜鑿其俗謂兜鑿為突厥因以為號厥九勿翻至其酋長土門

始疆大

酋慈秋翻長知兩翻

頗侵魏西邊安諾槃陀至其國人皆

喜曰

其國之下當更有國字屬下句

大國使者至吾國其將興矣三

月乙未東魏丞相歡入朝於鄴百官迎於紫陌

朝直遙翻鄴都

記紫陌在鄴城西北五里

歡握崔暹手而勞之曰往日朝廷豈無瀆

官莫肯舉劾

勞力到翻劾戶槩翻又戶得翻

中尉盡心徇國不避豪彊

遂使逵邇肅清銜鋒陷陣大有其人

陳讀曰陣

當官正色今

始見之

言聞之古人有當官正色者今始見崔暹也

富貴乃中尉自取高歡

父子無以相報賜暹良馬暹拜馬驚走歡親擁之授以

轡東魏主宴於華林園

鄴都做京洛之制亦有華林園

使歡擇朝廷公

直者勸之酒歡降階跪曰唯暹一人可勸并請以臣所

射賜物千段賜之

時於華林園宴射賜歡物千段歡請同以賜暹

高澄退謂暹

曰我尚畏羨何況餘人然暹中懷頗挾巧詐初魏高陽

王斌有庶妹玉儀不為其家所齒為孫騰妓

斌音彬妓渠綺翻

騰又棄之高澄遇諸塗悅而納之遂有殊寵

白居易詩云天下無

正色悅目即為妹誠有是事蓋玉儀所乏者非色必妖媚若盛感故所如眾女謠詠而不見容

封琅邪

公主澄謂崔季舒曰崔暹必造直諫

造如字作也

我亦有以

待之及暹諮事澄不復假以顏色

又復扶

居三日暹懷刺

墜之於前

續世說古者未有紙削竹木以書姓名謂之刺後以紙書謂之召紙唐李德裕貴盛人務

如禮改具銜候起居之狀謂之門狀

澄問何用此為暹悚然曰未得通公

主澄大悅把暹臂入見之季舒語人曰

語牛倨翻

崔暹常忿

吾佞在大將軍前每言叔父可殺及其自作乃過於吾

夏五月甲辰東魏大赦魏王盟卒

九年魏以王盟為太傅

晉氏以來文章競為浮華魏丞相泰欲革其弊六月丁

已魏主饗太廟泰命大行臺度支尚書領著作蘇綽

度徒

洛作大誥宣示羣臣戒以政事仍命自今文章皆依此體

字文泰令蘇綽倣周書作大誥今其文尚在使當時文章皆依此體亦非所以崇雅黜浮也

上遣交

州刺史楊暕討李賁

暕匹妙翻

以陳霸先為司馬命定州刺史

蕭勃會暕於西江

五代志鬱林郡梁置定州

勃知軍士憚遠役因詭說

留暕

說式尚翻

暕集諸將問計霸先曰交趾叛換罪由宗室

謂李

賁之叛由武林侯諒也事見上卷七年

遂使溷亂數州逋誅累歲定州欲偷

安目前不顧大計節下奉辭伐罪當死生以之豈可逗撓

不進長寇沮衆也

撓奴教翻長知兩翻沮在呂翻

遂勒兵先發矚以霸

先為前鋒至交州

考異曰典略作十二月癸丑至交州姚思廉陳書帝紀在六月今從之

賁帥衆三萬拒之

帥讀曰率敗於朱焉

朱焉縣自漢以來屬交趾郡五代志朱焉

縣舊置武平郡焉音緣

又敗於蘇歷江口賁奔嘉寧城

沈約志吳孫皓建衡

三年分交趾立新興郡并立嘉寧縣晉武帝太康三年更郡曰新昌五代志交趾郡嘉寧縣舊置興州新昌郡

隋改曰

諸軍圍之勃曷之子也

吳平侯曷帝從父弟也曷音丙

魏與

柔然頭兵可汗謀連兵伐東魏丞相歡惠之遣行臺

郎中杜弼使於柔然為世子澄求婚

使弼吏翻為于偽翻

頭兵曰

高王自娶則可歡猶豫未決妻妃曰國家大計願勿疑

也世子澄尉景亦勸之歡乃遣鎮南將軍慕容儼往聘

之號曰蠕蠕公主

魏明元帝命柔然曰蠕蠕謂其蠕動無知識也阿那瓌曰蠕蠕王雖曰以

為國號猶鄙賤之也至高歡納其女號曰蠕蠕公主則徑以為國號不復以為鄙賤矣蠕人充翻

秋八

月歡親迎於下館

據北史彭城太妃傳下館當在木井北宋白曰木井城今井州陽曲縣理

又曰代州即古陰館城有上館下館

公主至妻妃避正室以處之歡跪而

拜謝

妻妃歡微時之妻正室也處昌呂翻

妃曰彼將覺之願絕勿顧

史言妻妃

為國家計有趙姬使叔肥為內子而已下之之意

頭兵使其弟禿突佳來送女

且報聘

或云作聘

仍戒曰待見外孫乃歸公主性嚴毅終身

不肯華言歡嘗病不得往禿突佳怨恚

恚於避翻

歡輿疾就

之冬十月己未詔有罪者復聽入贖

天監三年除贖罪科見一百四

十五卷復扶又翻

東魏遣中書舍人尉瑾來聘

乙未東魏

丞相歡請釋却山俘囚桎梏配以民間寡婦

此却山之捷所獲西

魏之兵也捷事見上卷九

十二月東魏以侯景為司

徒中書令韓軌為司空戊子以孫騰錄尚書事魏築

圓丘於城南

長安城南也

散騎常侍賀琛啟陳四事其一

以為今北邊稽服

稽音啟謂東魏通和也

正是生聚教訓之時

伍用

子胥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之言

而天下戶口減落關外彌甚

謂淮汝澶涇

復州郡在邊關之外者

郡不堪州之控總縣不堪郡之剝削

剝薄戾翻

更相呼擾

更工衙翻

惟事微斂

斂力睦翻

民不堪命各務流移此

豈非牧守之過歟

守式又翻下同

東境戶口空虛

東境謂三吳之地

皆

由使命繁數

使既吏翻下同數所角翻

窮幽極遠無不皆至每有一

使所屬搔擾驚困守宰則拱手聽其漁獵桀黠長吏又

因之重為貪殘

黠下八翻長知兩翻重直用翻

縱有廉平郡猶掣肘如

此雖年降復業之詔屢下蠲賦之恩而民不得反其居

也其二以為今天下所以貪殘良由風俗侈靡使之然

也今之燕喜

詩魯頌曰魯侯燕喜
鄭氏箋云燕飲也

相競誇豪積果如丘

陵列有同綺繡露臺之產不周一燕之資

露臺之產謂
百金也露臺

事見十五卷漢
文帝後七年

而賓主之間裁取滿腹未及下堂已同

臭腐又畜妓之夫無有等秩

畜于玉翻
妓渠綺翻

為吏牧民者致

貲巨億

巨億者
億億也

罷歸之日不支數年率皆盡於燕飲之

物歌謠之具所費事等丘山為歡止在俄頃乃更追恨

向所取之少

少詩
沼翻

如復傳翼增其搏噬

復扶又翻傳讀
曰附言罷官家

食之人復出為官猶不能
奮飛之高復傳之羽翼也

一何悖哉

悖蒲內
翻下同

其餘淫侈

著之凡百

言時人凡百所
為皆事淫侈也

習以成俗日見滋甚欲使人

守廉白安可得邪誠宜嚴為禁制道以節儉

道讀
曰導

糾奏

浮華變其耳目夫失節之嗟亦民所自患正恥不能及

羣故勉彊而為之

易曰不節若則嗟若無咎象曰不節
之嗟又誰咎也琛引用之以發己意

此論誠切中人
情彊其兩翻

苟以純素為先足正彫流之弊矣其三

以為陛下憂念四海不憚勤勞至於百司莫不奏事但

斗筭之人既得伏奏帷宸

宸於宣翻

便欲詭競求進不論國

之大體心存明恕惟務吹毛求疵擘肌分理

吹毛以求其疵瘕擘

肌以分其肉理言其苛細以深刻為能以繩逐為務

繩逐者繩糾其過失而斥逐之

也迹雖似於奉公事更成其威福犯罪者多巧避滋甚

長弊增姦寔由於此

長知兩翻古寔實同

誠願責其公平之效黜

其讒慝之心則下安上謐無徼倖之患矣

徼堅充翻

其四以

為今天下無事而猶日不暇給宜省事息費事省則民

養費息則財聚應內省職掌各檢所部凡京師治署邸

肆及國容戎備

治理事之所署舍止之所邱諸王列第及諸郡朝宿之區肆市列也國容禮樂

車服旗章也戎備用兵之器備也

四方屯傳邸治

屯軍屯也傳驛傳也傳張懸翻

有所

宜除除之有所宜減減之興造有非急者徵求有可緩

者皆宜停省以息費休民故畜其財者所以大用之也

養其民者所以大役之也若言小事不足害財則終年

不息矣以小役不足妨民則終年不止矣

此亦確論也

如此

則難可以語富彊而圖遠大矣啓奏上大怒召主書於

前口授敕書以責琛

蕭子顯曰自齊建武以來詔命不問中書專出舍人省四省謂之四

戶其下有主書令史舊用武官末
改文吏人數無員莫非左右要密
大指以為朕有天下

四十餘年公車讜言日闕聽覽

讜言多蒙聽覽
善言也直言也

所陳之

事與卿不異每苦徃德

徃康董翻德作孔翻徃
德困苦也不暇給也

更增愠

惑卿不宜自同闕茸

闕吐孟翻茸而隴翻
闕茸不肖也劣也

止取名字宣

之行路言我能上事恨朝廷之不用何不分別顯言某

刺史橫暴

上時掌翻別彼
列翻橫戶孟翻

某太守貪殘

守式
又翻

尚書蘭臺

某人姦猾使者漁獵並何姓名

使阮
吏翻

取與者誰明言其

事得以誅黜更擇材良又士民飲食過差若加嚴禁密

房曲屋云何可知儻家家搜檢恐益增苛擾若指朝廷

我無此事昔之牲牢久不宰殺

周禮王膳用六牲謂牛馬羊豕犬雞也又曰王

日一舉鼎十有二注曰殺牲盛饌曰舉鼎十有二牢鼎九陪鼎三帝事佛乃不宰殺

朝中會同菜

蔬而已若復減此必有蟋蟀之譏

詩唐蟋蟀刺晉僖公儉不中禮朝直遥翻

復扶又翻若以為功德事者

帝以供佛供僧設無遮無碍會為功德事

皆是園中

之物變一瓜為數十種

種章勇翻

治一菜為數十味

治直之翻下同

以變故多何損於事我自非公宴不食國家之食多歷

年所乃至宮人亦不食國家之食

帝老有東南凡其所食自其身以及六宮

不由佛營不由神造又不由西天竺國來有不出於東南民力者乎惟不出於公賦遂以為不食國家之食誠

如此則國家者凡所營造不關材官及以國匠此自文其營造

果誰之國家邪塔寺之過耳材官將軍屬少府卿國匠者官給其俸廩以供國家之用者大匠卿掌土木之工皆資雇

借以成其事勇怯不同貪廉各用亦非朝廷為之傳翼

為于偽翻卿以朝廷為悖乃自甘之當思致悖所以傳諸曰附

妹翻卿云宜導之以節儉朕絕房室三十餘年至於居處

不過一牀之地彫飾之物不入於宮受生不飲酒不好

音聲所以朝中曲宴未嘗奏樂此羣賢之所見也朕三

更出治事隨事多少事少午前得竟

孔穎達曰雜比日音單出曰聲亮畢

其事也處昌呂翻好呼到翻更工衙翻朝直遙翻少詩沼翻

事多日昃方食日常一

食若晝若夜昔要腹過於十圍

要讀日腰

今之瘦削纔二尺

餘舊帶猶存非爲妄說爲誰爲之救物故也

爲誰之爲于偽翻下

手爲同

卿又曰百司莫不奏事詭競求進今不使外人呈

事誰尸其任

尸主也

專委之人云何可得古人云專聽生

姦獨任成亂

漢鄒陽之言

二世之委趙高元后之付王莽

趙高

事見秦紀王莽事見漢紀

呼鹿爲馬又可法歟卿云吹毛求疵復是

何人擘肌分理復是何事

復扶又翻下當復復見敢復同

治署郎肆等

何者宜除何者宜減何處興造非急何處徵求可緩各

出其事具以奏聞富國彊兵之術息民省役之宜並宜

具列若不具列則是欺罔朝廷倚聞重奏

倚側也側者傾待之義如

側耳側身側席之類重直龍翻

當復省覽付之尚書班下海內

省悉景翻下遐

疎翻庶惟新之美復見今日琛但謝過而已不敢復言上

為人孝慈恭儉博學能文陰陽卜筮騎射聲律草隸圍

碁無不精妙

騎奇寄翻

勤於政務冬月四更竟

夜分五更每更至五點而

竟即起視事執筆觸寒手為皴裂皴七倫翻皮細起也自天監中

用釋氏法長齋斷魚肉

斷音短

日止一食惟菜羹糲飯而

已

糲盧達翻糲者麤而不齏也

或遇事繁日移中則嗽口以過

日移中日

過中也嗽當作漱滌口也

身衣布衣木縣阜帳

木縣江南多有

之以春二三月之晦下子種之既生須一月三薅其四
南夫時不薅則為草所荒穢輒萎死入夏漸茂至秋生
黃花結實及熟時其皮四裂其中綻出如綿土人以鐵
鋌碾去其核取如綿者以竹為小弓長尺四五寸許牽
弦以彈縣令其勻細卷為小筒就車紡之自然抽緒如
縑絲狀不勞組緝織以為布自閩廣來者尤為麗密方
勻曰閩廣多種木綿樹高七八尺葉如柞結實如大菱
而色青秋深即開露白綿茸然土人摘取去殼以鐵杖

得盡黑子徐以小弓彈令紛起然後紡績為布名曰吉
貝今所貨木綿得其細紫者耳當以花多為勝橫數之
得百二十花此最上品海南蠻人織為巾上出細
字雜花卉尤工巧即古所謂白疊巾身衣於既翻一冠

三載一衾二年

載子亥翻
亦年也

後宮貴妃以下衣不曳地性

不飲酒非宗廟祭祀大饗宴及諸法事未嘗作樂

法事
謂奉

佛為
梵唄

雖居暗室恒理衣冠小坐盛暑未嘗褰袒

小坐宮
中便坐

也恒戶登翻
坐袒卧翻

對內豎小臣如遇大賓然優假士人太過

牧守多侵漁百姓使者干擾郡縣又好親任小人

守式
又翻

使疏吏翻
好呼到翻

頗傷苛察多造塔廟公私費損江南久安風

俗奢靡故琛啟及之上惡其觸實

惡鳥路翻

故怒

臣光曰梁高祖之不終也宜哉夫人君聽納之失在

於叢脞

孔安國曰叢脞細碎無大畧馬融曰叢總也脞小也陸德明曰脞倉果翻徐音鎖

人

臣獻替之病在於煩碎是以明主守要道以御萬機之本忠臣陳大體以格君心之非故身不勞而收功遠言至約而為益大也觀夫賀琛之諫未至於切直而高祖已赫然震怒護其所短矜其所長詰貪暴之主名

詰去吉翻

問勞費之條目困以難對之狀責以必窮

之辭自以蔬食之儉為盛德日是之勤為至治

是阻
力翻

治直
吏翻

君道已備無復可加

復扶
又翻

羣臣歲規舉不足聽

如此則自餘切直之言過於琛者誰敢進哉由是姦

佞居前而不見

謂未異周
石珍華也

大謀顛錯而不知

謂納戾
景復與

東魏
和也

名辱身危覆邦絕祀為千古所閔笑豈不哀哉

上敦尚文雅疎簡刑法自公卿大臣咸不以鞠獄為意

姦吏招權弄法貨賂成市枉濫者多大率二歲刑已上

歲至五千人徒居作者具五任

任謂其人巧力所任也
五任謂任攻木者則役

之攻木任攻金者則役之攻金任攻皮者則役之攻皮
任設色者則役之設色任搏埴者則役之搏埴任音士

其無任者著升械

魏武帝定甲子科犯欽左右趾者易以升械是時乏鐵故易以木馬著陟

暑若疾病權解之是後囚徒或有優劇

言囚徒有力足以行賂者則守

吏說言疾病權解其械而得優寬其無力以賂吏者則雖實罹疾病亦不得解械更增苦劇也

時王侯

子弟多驕淫不法上年老厭於萬幾

幾居希翻

又專精佛戒

每斷重罪則終日不憚

梁武帝斷重罪則終日不憚此好生惡殺之意也夷狄帝之終

身自襄陽舉兵以至下建康猶曰事關家國伐罪救民洛口之敗死者凡幾何人泮山之役死者凡幾何人寒山之敗死者又幾何人其間爭城以戰殺人盈城爭他以戰殺人盈野南北之人交相為死者不可以數計也

至於侯景之亂，東極吳會，西抵江郢，死于兵，死于饑者，自與于南渡之後，未始見也。驅無辜之人而就死地，不惟儒道之所不許，乃佛教之罪人而斷一重罪。乃終日不憚吾誰欺欺天乎？斷丁亂翻。

或謀反逆

事覺亦泣而宥之

如臨賀王正德父子是也

由是王侯益橫

橫戶孟翻

或

白晝殺人於都街，或暮夜公行剽劫。

剽匹妙翻

有罪亡命者

匿於王家，有司不敢搜捕。上深知其弊，溺於慈愛，不能

禁也。

魏東陽王榮為瓜州刺史

五代志：敦煌郡舊置瓜州。

與其壻

鄧彥偕行，榮卒。瓜州首望表榮子康為刺史。

各州之大姓是為望

族首望者又一州望族之首

彥殺康而奪其位，魏不能討。因以彥為

刺史屢徵不至又南通吐谷渾

吐谷渾立國在敦煌之南隔大河吐從噉入聲

谷音浴

丞相泰以道遠難於動衆欲以計取之以給事黃

門侍郎申徵為河西大使密令圖彥徵以五十騎行既

至止於賓館彥見徵單使

兵從不多故曰單使文選李陵答蘇武書所謂單車之使

者也使疏吏翻騎奇寄翻

不以為疑徵遣人徵勸彥歸朝

朝直遙翻

彥不

從徵又使贊成其留計

贊其留款煌之計

彥信之遂來至館徵

先與州主簿噉煌令狐整等密謀

令狐整瓜州之望也姓譜令狐本自畢萬

之後晉大夫令狐文子即魏顆也噉徒門翻令音零

執彥於坐

坐徂卧翻

責而縛之因

宣詔慰諭吏民且云大軍續至城中無敢動者

鄧彥久在瓜州

宣無黨與咸之以大軍繼至故懼而不敢動

遂送彥於長安泰以徽為都官

尚書

中大同元年

是年夏四月方改元為中大同

春正月癸丑楊驃等克嘉

寧城

驃匹妙翻畧作乙未今從梁帝紀

李育奔新昌獠中諸軍頓

於江口

江口即蘇歷江入海之口獠魯皓翻

二月魏以義州刺史史寧

先是東西魏爭義州史寧先入城據之西魏因以為刺史

為涼州刺史前刺史宇文

仲和據州不受代瓜州民張保殺刺史成慶以應之晉

昌民呂興殺太守郭肆以郡應保

劉昫唐志瓜州晉昌縣漢敦煌郡之寘安

縣舊置晉昌郡及寘安縣因改晉昌為永興隋改為瓜州改寘安為常樂武德七年復為晉昌唐又有常樂縣則漢之廣至縣地也又按五代志瓜州常樂縣後魏置常樂郡後周併涼興廣至寘安開泉合為涼興縣隋廢郡改縣為常樂參而考之則丞相泰遣太子太保獨孤晉昌郡當置於隋常樂縣界

信開府儀同三司怡峯與史寧討之

三月乙巳大赦

庚戌上幸同泰寺述停寺省

同泰寺有便省

講三慧經

異曰

典畧云癸卯詔以今月八日於同泰寺設無遮大會捨朕身及以宮人并所王境土供養三寶四月丙戌公卿以錢億萬奉贖按韓愈佛骨表云三度捨身為寺家奴若并此則四矣今從梁書

夏四月丙戌

解講大赦改元是夜同泰寺浮圖災上曰此魔也宜廣

為法事羣臣皆稱善乃下詔曰道高魔盛行善郭生

魔鬼

魔郭郭礙魔眉波翻行下孟翻

當窮茲土木倍增往日遂起十二層浮

圖將成值侯景亂而止魏史寧曉諭涼州吏民率皆

歸附獨宇文仲和據城不下五月獨孤信使諸將夜攻

其東北自帥壯士襲其西南遲明克之

將即亮翻帥讀曰率下同遲直

二遂擒仲和初張保欲殺州主簿令狐整以其人望恐

失衆心雖外相敬內甚忌之整陽為親附因使人說保

曰今東軍漸逼涼州

東軍謂孤信之軍東自長安來說式荷翽

彼勢孤危

恐不能敵宜急分精銳以救之然成敗在於將領

將即虎翽

下同令狐延保兼資文武

字全狐延保

使將兵以往幾不濟矣

保從之整行及玉門

玉門縣漢晉屬酒泉郡師古曰關云漢罷玉門關屯徙其人於此

五代志瓜州玉門縣後魏置會稽郡又有玉門郡

召豪傑述保罪狀馳還襲之

先克晉昌斬呂興進擊瓜州州人素信服整皆棄保來

降保奔吐谷渾

降戶江翻吐從嗽入聲谷音浴

衆議推整為刺史整曰

吾屬以張保逆亂恐闔州之人俱陷不義故相與討誅

之今復見推是效尤也

左傳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復扶又翻

乃推魏所

遣使波斯者張道義行州事

使疏吏翻

具以狀聞丞相泰以

申徽為瓜州刺史召整為壽昌太守

五代志西城郡石泉縣舊曰永樂置

晉昌郡西魏改為壽昌郡又改永樂為石泉守式又翻

封襄武男整帥宗族鄉里

三千餘人入朝從泰征討累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加侍中

令狐整以忠順貴顯於魏史終言之朝直遙翻驃匹抄翻騎奇寄翻

六月

庚子東魏以司徒侯景為河南大將軍大行臺秋七

月壬寅東魏遣散騎常侍元廓來聘

散恣宣翻

申子詔犯

罪非大逆父母祖父母不坐 先是江東唯建康及三

吳荆郢江湘梁益用錢

先悉薦翻

其餘州郡雜以穀帛交廣

專以金銀為貨上自鑄五銖及女錢二品並行

杜佑曰梁武帝

鑄錢肉好周郭文曰五銖重二銖三銖其百文則

重一斤二兩又別鑄除其肉郭謂之公式女錢徑一寸

文曰五銖重如新鑄五銖二銖並行及其末也又有兩柱錢

禁諸古錢普通中更鑄

錢錢由是民私鑄者多物價騰踊交易者至以車載錢

不復計數

更工衡翻復扶又翻

又自破嶺以東八十為百名曰東

錢

破嶺在今鎮江府丹陽縣秦始皇所鑿即破岡也

江郢以上七十為百名曰

西錢建康以九十為百名曰長錢丙寅詔曰朝四暮三

衆狙皆喜名實未虧而喜怒為用

莊子曰狙公賦芋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

怒曰朝四而暮三衆狙皆喜狙千余餉

頃聞外間多用九陌錢陌減則物

貴陌足則物賤非物有貴賤乃心有顛倒至於遠方日

更滋甚徒亂王制無益民財自今可通用足陌錢令書

行後百日為期若猶有犯男子謫運女子質作並同三

年

謫運者以謫發之轉運質作質其身使居作皆沒之三年此古所謂三歲刑也

詔下而人不

從錢陌益少

少詩汨朝

至於季年遂以三十五為百云上

年高諸子心不相下

下趣嫁翻

邵陵王綸為丹陽尹湘東王

繹在江州武陵王紀在益州皆權倖人主太子綱惡之

常選精兵以衛東宮

為帝諸子皆不終張本惡鳥路翻

八月以綸為南

徐州刺史

東魏丞相歡如鄴

自晉陽朝于鄴而書如鄴言其威權陵上若列

國然高澄遷洛陽石經五十二碑於鄴

石經見五十七卷漢靈帝熹平四年

魏徙并州刺史王思政為荊州刺史使之舉諸將可

代鎮玉壁者

西魏置并州刺史僑治玉壁將即亮翻

思政舉晉州刺史韋

孝寬

晉州屬東魏韋孝寬遷領刺史耳

丞相泰從之東魏丞相歡悉舉

山東之衆將伐魏癸巳自鄴會兵於晉陽九月至玉壁

圍之以挑西師

挑徒了翻

西師不出

李賁復帥衆二萬自

獠中出屯典澈湖

復扶又翻湖亦當在新昌郡界異曰典畧云渡武平江據新安村今

考

從陳帝紀

大造船艦充塞湖中

艦戶黯翻塞悉則翻

衆軍憚之頓湖口

不敢進陳霸先謂諸將曰我師已老

楊暕等自去年夏五月出師至是幾

一年半故自謂師老

將士疲勞且孤軍無援入人心腹若一戰不

捷豈望生全今藉其屢奔人情未固夷獠烏合易為摧

殄

獲魯皓翻下同易弋歧翻

正當共出百死決力取之無故停留時

事去矣諸將皆默然莫應

諸將心不欲戰故默然而莫敢應

是夜江水暴

起七丈注湖中霸先勒所部兵乘流先進衆軍鼓譟俱

前賁衆大潰竄入屈獠洞中冬十月乙亥以前東揚

州刺史岳陽王詵為雍州刺史

雍州用翻

上捨詵兄弟而立

太子綱

事見一百五十五年中大通三年

內嘗愧之寵亞諸子

言詵被寵亞於

諸子帝固知詵之才器足以自立矣

以會稽人物殷阜

會工外翻

故用詵兄弟

迭為東揚州以慰其心詵兄弟亦內懷不平詵以上衰

老朝多秕政

朝直遙翻秕卑履翻不成粟也書曰若粟之有秕後漢書安帝贊曰秕我王度注曰

耗論
幾也

遂蓄聚貨財折節下士

折而投翻
下返嫁翻

招募勇敢左右

至數千人以襄陽形勝之地梁業所基

謂帝自襄陽起
兵以得天下

遇亂可以圖大功乃克已為政撫循士民數施恩惠延

納規諫所部稱治

為警據襄陽張本數
所角翻治直吏翻

東魏丞相歡

攻玉壁晝夜不息魏韋孝寬隨機拒之城中無水汲於

汾歡使移汾一夕而畢

於汾水上流決而
移之不使近城

歡於城南起

土山欲乘之以入城上先有二樓

先悉
薦翻

孝寬縛木接之

令常高於土山以禦之歡使告之曰雖爾縛樓至天我

當穿地取爾乃鑿地為十道又用術士李業興孤虛法

漢書藝文志有風后孤虛二十卷史記日者傳曰日辰不全故有孤虛注云甲乙謂之日于丑謂之辰六甲孤

虛法甲子旬中無戌亥戌亥即為孤辰巳即為虛甲戌旬中無申酉申酉為孤寅卯為虛甲申旬中無午未午

未為孤子丑為虛甲午旬中無辰巳辰巳為孤戌亥為虛甲辰旬中無寅卯寅卯為孤申酉為虛甲寅旬中無

子丑子丑為孤午未為虛賢曰對孤為聚攻其北北天虛玄女謂黃帝曰戰陳之法避孤擊虛

險也

天險自然之險也天設地造不假人力者也易曰天險不可升也

孝寬掘長塹邀

其地道選戰士屯塹上每穿至塹戰士輒禽殺之又於

塹外積柴貯火

塹七艷翻貯丁呂翻

敵有在地道內者塞柴投火

以皮排吹之

塞悉則翻排讀與韓同音
步拜翻韋囊也所以吹火

一鼓皆焦爛

鼓排

吹之火氣入地道故敵
人在其中者皆焦爛

敵以攻車撞城

撞直江翻

車之所及

莫不摧毀無能禦者孝寬縫布為幔

幔莫半翻

隨其所向張

之布既懸空車不能壞

壞音怪

敵又縛松麻於竿

松薪麻骨之條

者燒之易然
故敵用之

灌油加火以燒布并欲焚樓孝寬作長鉤

利其刃

此所謂鉤刀也杜佑曰鉤竿
如槎兩旁有曲刃可以鉤物

火竿將至以鉤遙

割之松麻俱落敵又於城四面穿地為二十道其中施

梁柱縱火燒之柱折城崩

高數嘗用此術攻鄴以鉤割
故復用之於玉壁折而說

翻孝寬於崩處豎木柵以扞之

豎而主翻

敵不得入城外盡

攻擊之術而城中守禦有餘孝寬又奪據其土山歡無

如之何乃使倉曹參軍祖珽說之曰

珽他男翻說式尚翻

君獨守

孤城而西方無救恐終不能全何不降也

降戶江翻下同

孝寬

報曰我城池嚴固兵食有餘攻者自勞守者常逸豈有

旬朔之間已須救援

決日為旬改月為朔

適憂爾衆有不返之危

孝寬關西男子必不為降將軍也

自謂男子言決不怯懦如婦人

珽復

謂城中人曰韋城主受彼榮祿或復可爾

可爾猶言可如此也復扶

又翻自外軍民何事相隨入湯火中乃射募格於城中

募格

者立賞格以募人射而亦翻下同

云能斬城主降者拜太尉封開國郡

公賞帛萬匹孝寬手題書背返射城外云能斬高歡者

準此珽瑩之子也

祖瑩見一百五十卷普通六年

東魏苦攻凡五十日

士卒戰及病死者共七萬人

考異曰北史韋孝寬傳云苦戰六旬傷及病死者

什四五今從北齊書

共為一冢歡智力皆困因而發疾有星墜歡

營中士卒驚懼十一月庚子解圍去先是歡別使侯景

將兵趣齊子嶺

河內郡王屋縣舊名長平有齊子嶺有軹關杜佑曰按齊子嶺在今王屋縣東

二十里周齊分界處先悉
爲魏將卽亮翻越七喻翻
魏建州刺史楊擄鎮車廂恐

其寇邵郡

先是擄取建州已而退還邵郡西魏因授以
建州刺史車廂當在隋唐之絳州垣縣界宋

白日絳州絳縣本理車廂城隋
移縣理於城北十里擄與標同

帥騎禦之

帥讀曰率
騎奇奇翻

景

聞擄至斫木斷路六十餘里

斷音短

猶驚而不安遂還河

陽

楊擄常才耳侯景何至懼之如
此史之所言客有過其實者

庚戌歡使段韶從太

原公洋鎮鄴辛亥徵世子澄會晉陽魏以韋孝寬爲驃

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建忠公

賞守王壁之功
也建忠公建忠

邵公五代志京兆邵三
原縣後周置建忠郡

時人以王思政爲知人十一月

已卯歡以無功表解都督中外諸軍東魏主許之歡之

自玉壁歸也軍中訖言韋孝寬以定功弩射殺丞相而射

亦魏人聞之因下令曰勁弩一發凶身自隕歡聞之勉

坐見諸貴使斛律金作敕勒歌斛律金敕勒部人也故使作敕勒歌洪邁曰斛

律金唱敕律歌本鮮卑語按古樂府有其辭云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罩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余謂此後人妄為之耳敕勒與鮮卑殊種斛律金出於敕勒故使之作敕勒歌若高歡則習鮮卑之俗也歡自和之哀感流涕和胡貊翻史言高歡將死故當樂而哀不能自持魏

大行臺度支尚書司農卿蘇綽性忠儉常以喪亂未平

為已任

度徒洛翻
喪息浪翻

紀綱庶政丞相泰推心任之人莫能

問

問古
覓翻

或出遊常預署空紙以受綽有須處分

處昌呂
翻分扶

問隨事施行及還啟知而已綽常謂為國之道當愛人

如慈父訓人如嚴師每與公卿論議自晝達夜事無巨

細若指諸掌積勞成疾而卒

卒子
恤翻

泰深痛惜之謂公卿

曰蘇尚書平生廉讓吾欲全其素志恐悠悠之徒有所

未達如厚加贈謚又乖宿昔相知之心何為而可尚書

令史麻瑤

尚書令史自東漢有之唐六典曰魏晉以來
令史之任用入常輕齊梁後魏北齊雖預品

秩益又
徵矣

越次進曰儉約所以彰其美也泰從之歸葬武

功蘇繹武功人
歸葬鄉里

載以布車一乘

乘繩證翻

泰與羣公步送出

同州郭外

五代志馮翊郡後魏置華州西魏改曰同州孫愐曰馮翊有九龍泉泉有九源同為一流

因以名州泰於車後酌酒

酌盧對翻假祭以酒沃地也

言曰尚書平生為

事妻子兄弟所不知者吾皆知之唯爾知吾心吾知爾

志方與共定天下遽捨吾去奈何因舉聲慟哭不覺卮

落於手東魏司徒河南大將軍大行臺侯景右足偏

短弓馬非其長而多謀筭諸將高敖曹彭樂等皆勇冠

一時

冠古玩翻

景常輕之曰此屬皆如承突勢何所至

言其勇而

無謀也

景嘗言於丞相歡願得兵三萬橫行天下要須濟

江縛取蕭衍老公以為太平寺主

史言侯景夙有取江南之志太平寺蓋在

鄴歡使將兵十萬專制河南杖任若已之半體

杖直兩翻憑也

景素輕高澄嘗謂司馬子如曰高王在吾不敢有異王

沒吾不能與鮮卑小兒共事子如掩其口及歡疾篤澄

詐為歡書以召景先是景與歡約曰今握兵在遠人易

為詐

先悉薦翻易弋鼓翻

所賜書皆請加微點歡從之景得書無

點辭不至又聞歡疾篤用其行臺郎潁川王偉計遂擁

兵自固歡謂澄曰我雖病汝面更有餘憂何也

言澄當以得盡

總內外大權為喜不應更有餘憂

澄未及對歡曰豈非憂疾景叛耶對

曰然歡曰景專制河南十四年矣

東魏天平元年歡使景取荊州後遂委以

河南至是十三年歡此語當在來春垂沒之餘

常有飛揚跋扈之志顧我能畜

養

畜許竹翻

非汝所能駕御也今四方未定勿遽發哀庫狄

于鮮卑老公斛律金敕勒老公並性道直終不負汝

道慈

秋翻健也固也

可朱渾道元劉豐生遠來投我必無異心

可朱渾道

元奔東魏見一百五十七卷大
同元年劉豐生奔東魏見二年
潘相樂本作道人心和

厚汝兄弟當得其力韓軌少戇宜寬借之
少詩沼翻
戇涉降翻彭

樂心腹難得宜防護之
終以却山事銜之為
後彭樂被誅張本堪敵侯景

者唯有慕容紹宗我故不貴之留以遺汝
使澄厚以官
爵結紹宗之

心遺於季翻
下患遺同又曰段孝先忠亮仁厚
段韶字
孝先智勇兼備

親戚之中唯有此子軍旅大事宜共籌之又曰却山之

戰吾不用陳元康之言
事見上卷
大同九年留患遺汝死不瞑目

定翻相樂廣寧人也



資治通鑑卷一百五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錄舉人臣汪志伊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二百

六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資治通鑑卷一百六十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紀十六

疆國軍
開一年

高祖武皇帝十六

太清元年

是年四月始
改元太清

春正月朔日有食之不盡如鉤

壬寅荊州刺史廬陵威王續卒

謚法猛以
彊果曰威

以湘東王

繹為都督荊雍等九州諸軍事荊州刺史

雍於
用翻

續素貪

婁婁盧臨終有啟遣中錄事叅軍謝宣融獻金銀器千

餘件

中錄事叅軍蓋使之錄閣中事在左右親近者也件其輦翻

上方知其富因問

宣融曰王之金盡此乎宣融曰此之謂多安可加也大

王之過如日月之食欲令陛下知之故終而不隱

終謂辛也

上意乃解初湘東王繹為荊州刺史有微過續代之以

狀聞

按繹在荊州有宮人李桃兒者以才慧得進及還以李氏行時得營戶禁重續具狀以聞繹對使者

泣訴於太子綱太子和之不得繹懼送李氏還荊州

自此二王不通書問繹聞其

死入閤而躍屨為之破

屨蘇協翻履也又屨中薦也史言繹續生無友于之情死則從

而忻快為
于偽翻

丙午東魏勃海獻武王歡卒

年五十二

歡性深

密終日儼然人不能測機權之際變化若神制馭軍旅

法令嚴肅聽斷明察

斷丁亂翻

不可欺犯擢人受任

受當作授

在

於得才苟其所堪無問廝養

廝音斯養余亮翻

有虛聲無實者

皆不任用雅尚儉素刀劍鞍勒無金玉之飾少能劇飲

自當大任不過三爵知人好士全護勲舊

如尉景司馬子如孫騰諸

人是也少詩照翻好吁到翻

每獲敵國盡節之臣多不之罪

如泉企裴讓之

是也
由是文武樂為之用

樂音洛

世子澄祕不發喪

用數遺言也

唯行臺左丞陳元康知之侯景自念已與高氏有隙內

不自安辛亥據河南叛歸于魏潁州刺史司馬世雲以

城應之景誘執豫州刺史高元成襄州刺史李密廣州

刺史懷朔暴顯等

誘音酉

遣軍士二百人載仗暮入西充

州欲襲取之刺史邢子才覺之掩捕盡獲之因散檄東

方諸州各為之備由是景不能取

侯景之變當時覺之而能發其姦者邢子

才一人耳執謂文士不可以當藩翰哉

諸將皆以景之叛由崔暹

崔暹糾勅權貴

諸將恨之故以景叛為暹罪將即亮翻下同

澄不得已欲殺暹以謝景陳元

康諫曰今雖四海未清綱紀已定若以數將在外苟悅其心枉殺無辜虧廢刑典豈直上負天神何以下安黎庶晁錯前事願公慎之

晁錯事見十六卷漢景帝三年

澄乃止遣司空

韓軌督諸軍討景 辛酉上祀南郊大赦甲子祀明堂

三月魏詔自今應宮刑者直沒官勿刑 魏以開府

儀同三司若干惠為司空侯景為太傅河南道行臺上谷公庾辰景又遣其行臺郎中丁和來上表言臣與高澄有隙請舉函谷以東瑕丘以西豫廣郢荆襄兗南兗

濟東豫洛陽北荆北揚等十三州內附

洛陽二州名注已見前魏收志

武定二年置北荆州領伊陽新城汝北郡五代志河南
郡陸渾縣有東魏北荆州淮陽郡項城縣東魏置北揚
州及丹楊郡秣陵郡濟子禮翻考異曰梁書景傳云
興豫州刺史高成廣州刺史暴顯潁州刺史司馬世雲
荊州刺史郎椿襄州刺史李密兖州刺史邢子才南兖
州刺史石長宣濟州刺史許季良東豫州刺史丘元征
洛州刺史爾朱渾願揚州刺史樂恂北荆州刺史梅季
昌北揚州刺史元神和等陰結私圖剋相影會蕭韶太
清紀又有兖州刺史胡延豫州刺史傅士哲揚州刺史
可足渾洛無邢子才典略有荊州刺史庫狄暢無高成
暴顯許季良爾朱渾願樂恂梅季昌今依梁書而太清紀有兩豫州蓋前官也惟青徐數州僅

須折簡且黃河以南皆臣所職易同反掌

易弋跋翻

若齊宋

一早

齊謂青州
宋謂徐州

徐事燕趙

燕趙謂河
北之地

上召羣臣廷議尚

書僕射謝舉等皆曰頃歲與魏通和

大同二年東魏請
和自是交聘使命

絕不邊境無事今納其叛臣竊謂非宜上曰雖然得景則

塞北可清機會難得豈宜膠柱

謂不能圓轉
如膠柱鼓瑟

是歲正月

乙卯上夢中原牧守皆以其地來降舉朝稱慶

守式又
翻降戶

江翻朝直逞翻

考異曰典畧

旦見中書舍人朱异告

之且曰吾為人少夢

少詩
沿翻

若有夢必實异曰此乃宇宙

混壹之兆也及丁和至稱景定計以正月乙卯上愈神

之帝不能自治其國而妖夢是踐其亡宜矣然意猶未決嘗獨言我國家如

金甌無一傷缺今忽受景地詎是事宜脫致紛紜悔之

何及獨言者宴閑之時非因興侍臣問答獨言其事蓋帝欲受景地念茲在茲而不能自己于言也朱

昇揣知上意對曰聖明御宇南北歸仰正以事無機會

未達其心今侯景分魏土之半以來自非天誘其衷杜預

曰衷中也揣初人贊其謀何以至此若拒而不內恐絕

後來之望此誠易見易弋願陛下無疑上乃定議納景

壬午以景為大將軍封河南王都督河南北諸軍事大

行臺承制如鄧禹故事平西諮議參軍周弘正善占候

前此謂人曰國家數年後當有兵起及聞納景曰亂階

在此矣

為庚景亂
梁張本

丁亥上耕藉田

藉在
亦翻

三月庚子

上幸同泰寺捨身如大通故事

大通元年帝捨身之始
也事見一百五十一卷

甲辰遣司州刺史羊鴉仁督兗州刺史桓和

梁紀作
土州刺

史桓和五代志漢東郡土山縣梁曰龍
巢置土州及東西二永寧真陽三郡

仁州刺史湛海

珍等

魏收志梁置仁州治赤坎城帶臨淮郡領已吾義
城縣已吾之下注云州郡治五代志彭城穀陽縣

有已吾義城二縣後
齊併以為臨淮縣

將兵三萬趣懸瓠

將即亮翻
趣七俞翻

運糧

食應接侯景

魏大赦

東魏高澄慮諸州有變乃自

出巡撫留段韶守晉陽委以軍事以丞相功曹趙彥深

為大行臺都官郎中使陳元康豫作丞相歡條教數十

紙付韶及彥深在後以次行之臨發握彥深手泣日以

母弟相託幸明此心夏四月壬申澄入朝于鄴

朝直
遙翻

東

魏主與之宴澄起舞識者知其不終

昔周景王喪太子
及后以喪宴賓晉

叔向曰主其不終乎吾聞之所樂必卒焉今王樂憂若
卒以憂不可謂終景王之喪伉儷及冢適也既葬而宴
賡者非之高澄則喪父也祕喪不發死肉未寒忘難斯
徒跣之哀縱蹠蹠傲傲之樂尚為有人心乎是故榮錡

之禍猶輕柏堂之禍為慘蒼蒼之報應固不真也雖斯讀為并縱

丙子羣臣奉贖自

庚

子捨身至丙子奉贖凡三十七日萬機之事不可一日曠廢而荒於佛若是帝忘天下矣三十七日之間天下不知為無君天

丁亥上還宮

丁亥當作丁丑

大赦改元如大通

故事

甲午東魏遣兼散騎常侍李系來聘系繪之弟

也

幸繪見一百五十八卷大同八年按考異曰魏帝紀作李緯今從本傳

五月丁酉朔

東魏大赦

戊戌東魏以襄城王旭為太尉

旭吁玉翻

高澄

遣武衛將軍元柱等將數萬眾晝夜兼行以襲侯景

將即

亮遇景於潁川北柱等大敗景以羊鴉仁等軍猶未至

乃退保潁川

侯景不敢乘勝北向者蓋以高歡雖死高澄猶能用其衆也

甲辰東

魏以開府儀同三司庫狄干為太師錄尚書事孫騰為太傅汾州刺史賀拔仁為太保司徒高隆之錄尚書事司空韓軌為司徒青州刺史尉景為大司馬領軍將軍可朱渾道元為司空僕射高洋為尚書令領中書監徐州刺史慕容紹宗為尚書左僕射高陽王斌為右僕射

斌蓋因王儀而進用斌音彬

戊午尉景卒

韓軌等圍侯景於潁川

景懼割東荆北兗州魯陽長社四城賂魏以求救

東魏東荆

州治北陽城荊州治魯陽潁州治長社時無北兗州唯北荊州治伊陽與西魏接境宣史家誤以荊為兗耶

尚書左僕射于謹曰景少習兵姦詐難測

少詩照翻

不如厚

其爵位以觀其變未可遣兵也荊州刺史王思政以為

若不因機進取後悔無及即以荊州步騎萬餘從魯陽

關向陽翟

先是王思政蓋自恒農遷刺荊州陽翟縣漢屬潁川郡晉屬河南尹魏收志興和元年分

置陽翟郡屬潁州

丞相泰聞之加景大將軍兼尚書令遣大尉

李弼儀同三司趙貴將兵一萬赴潁川

按趙貴開府儀同三司此逸開

府二字

景恐上責之遣中兵參軍柳昕奉啟于上以為王

旅未接

謂羊鴉仁等軍未至也

許斤翻

死亡交急遂求援關中自救

目前臣既不安於高氏豈見容於宇文但螫手解腕

蛇螫

螫手壯士解腕螫音釋腕烏貫翻

事不得已本圖為國

為于偽翻

願不賜咎

臣獲其力不容即弃今以四州之地為餌散之資已令

宇文遣人入守自豫州以東齊海以西悉臣控壓見有

之地盡歸聖朝

見賢遍翻朝直遙翻

懸瓠項城徐州南究事須迎

納願陛下速敕境上各置重兵與臣影響

言若影之隨形響之隨聲

彼此相應不失機會也

不使差互上報之曰大夫出境尚有所專

春秋一之義大夫出疆專之可也上引此義欲况始創奇以綏懷侯景不知狼子野心之難馴擾也

謀將建大業理須適事而行隨方以應卿誠心有本何

假詞費

上報此詔已為侯景所窺矣

魏以開府儀同三司獨孤信

為大司馬 六月戊辰以鄱陽王範為征北將軍總督

漢北征討諸軍事擊穰城

使範擊魏荊州欲以應接侯景穰如羊翻

東魏

韓軌等圍潁川聞魏李弼趙貴等將至乙巳引兵還鄴

考異曰周書帝紀三月

侯景欲因會執弼與貴奪其

李弼救侯景今從典畧

軍貴疑之不往貴欲誘景入營而執之弼止之

李弼之計以為

執侯景不能猝兼河南之地徒為東魏去疾故止責誘音酉

羊鴉仁遣長史鄧鴻將

兵至汝水弼引兵還長安

東魏之師已退而梁之援兵始來弼若不還師則梁魏之

兵必浪戰于汝潁之間矣

王思政入據潁川景陽稱畧

地引兵出屯懸瓠

景引兵出潁川以城興魏為王思政守潁川沒于東魏張本

景復

乞兵於魏

復扶又翻

丞相泰使同軌防主章法保及都督賀

蘭願德等將兵助之

五代志河南宜陽縣後周分置魚耳縣同軌郡周齊以宜陽為界以

同軌名郡者言將自此出兵以混壹東西使天下車同軌也

大行臺左丞藍田王悅

言于泰曰侯景之于高歡始敦鄉黨之情終定君臣之

契

高歡度景皆懷朔鎮人少相友善中間同事爾朱歡滅爾朱景遂委質于歡

任居上將位

重台司今歡始死景遽外叛蓋所圖甚大終不為人下

故也且彼能背德於高氏

將即亮翻背蒲妹翻

豈肯盡節于朝廷

今益之以勢援之以兵竊恐貽笑將來也

史言西魏多智士宇文泰

能用善謀度景之姦詐不得逞而其禍移于梁矣

泰乃召景入朝

朝直遙翻下同

景陰

謀叛魏事計未成厚撫韋法保等冀為己用外示親密

無猜間

問古覓翻

每往來諸軍間侍從至少魏軍中名將皆

身自造詣

從才用翻少詩沼翻將即亮翻造七到翻

同軌防長史裴寬謂法

保曰侯景狡詐必不肯入關

言其不肯應召而入朝也

欲託款於公

恐未可信若伏兵斬之此亦一時之功也如其不爾即

應深為之防不得信其誑誘自貽後悔

誑居況翻誘音酉

法保

深然之不敢圖景但自為備而已尋辭還所鎮

辭景而還同軌

也王思政亦覺其詐密召賀蘭願德等還分布諸軍據

景七州十二鎮景果辭不入朝遣丞相泰書曰吾恥與

高澄鴈行安能比肩大弟

記王制父之畜隨行兄之畜鴈行鴈行言如鴈並飛而進

也景知泰覺其情且知梁之可侮弄也故以書絕泰而决意附梁遣于季翻行戶剛翻

泰乃遣行

臺郎中趙士憲悉召前後所遣諸軍援景者景遂決意

來降魏將任約以所部千餘人降於景

史言西魏諸將唯任約為戾景

所誘降戶江

泰以所授景使持節太傅大將軍兼尚書

翻任音壬

令河南大行臺都督河南諸軍事回授王思政思政並

讓不受頻使敦諭

使疏史翻下同

唯受都督河南諸軍事高

澄將如晉陽以弟洋為京畿大都督留守於鄴使黃門

侍郎高德政佐之德政顥之子也

高顥見一百四十七卷天監七年考異

曰北史作德正今從北齊書

丁丑澄還晉陽始發喪秋七月魏長

樂武烈公若干惠卒

若干惠魏司空樂音洛

丁酉東魏主為丞

相歡舉哀服總練

記間傳總麻之練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總為于偽翻練

唐四

凶禮依漢霍光故事

凶禮猶言喪禮也

贈相國齊王備九

翻

錫殊禮戊戌以高澄為使持節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

錄尚書事大行臺勃海王澄啟辭爵位壬寅詔太原公

洋攝理軍國遣中使敦諭澄 庚申羊鴉仁入懸瓠城

甲子詔更以懸瓠為豫州壽春為南豫州改合肥為合

州

後漢豫州治譙魏治汝南安成晉治陳國晉氏南度石氏強盛祖約自譙城退屯壽春始僭立豫州于壽

春是後庾亮以豫州刺史鎮蕪湖毛寶治邾城趙盾治
牛渚謝尚鎮歷陽又追馬頭栢冲戍姑孰蓋不常廩居
也宋武帝欲開拓河南綏定豫土割揚州大江以西悉
屬豫州豫州基址因此而立永初二年分淮東為南豫
州治歷陽淮西為豫州然猶治壽春也大明以後豫州
治懸瓠常珍奇歸北懸瓠入魏豫州復治壽陽齊東昏
之時裴叔業又以壽陽附魏遂以歷陽為豫州至帝天
監中韋叡克合肥以為豫州復以歷陽為南豫州後復
壽陽又徙豫州復舊治今得懸瓠復宋之舊為豫州以
壽陽為南豫以合肥為合州南北兵爭疆場之間一彼
一此易置州

以鴉仁為司豫二州刺史鎮懸瓠西陽太

郡類如是矣

守羊思達為殷州刺史鎮項城

改東魏之北
揚州為殷州

八月乙

丑下詔大舉伐東魏遣南豫州刺史貞陽侯淵明南充

州刺史南康王會理分督諸將

將即亮翻

淵明懿之子會理

續之子也始上欲以鄱陽王範為元帥朱异取急在外

謂取休假在外舍也

帥所類翻异羊至翻

聞之遽入曰鄱陽雄豪蓋世得人

死力然所至殘暴非弔民之材且陛下昔登北顧亭以

望謂江右有反氣骨肉為戎首

登北顧亭謂幸京口時也江郢揚南徐之地為

江左豫南豫南充之地為江右朱异告帝以防鄱陽而不知防臨賀帝知江右有反氣而不料侯景自壽陽舉

兵天邪人邪

今日之事尤宜詳擇上默然曰會理何如對曰

陛下得之矣會理懦而無謀所乘襁輿

襁普患翻襁輿者輿柁施襁人

以肩 舉之 施版屋冠以牛皮

冠古玩翻

上聞不悅貞陽侯淵明時

鎮壽陽屢請行上許之會理自以皇孫復為都督

言既以皇

孫之貴自高又以都督之尊自處復扶又翻

自淵明以下殆不對接淵明與

諸將密告朱异追會理還遂以淵明為都督 辛未高

澄入朝於鄴固辭大丞相

以通鑑書法言之辛未之下當有東魏二字朝直遙翻

詔為大將軍如故餘如前命甲申虛葬齊獻武王於漳

水之西潛鑿成安鼓山石窟佛寺之旁為穴

魏收志魏郡臨漳縣

有鼓山成安縣後齊分臨漳置宋白曰成安縣本漢斥丘縣地春秋時乾侯邑也土地斥鹵故曰斥丘其地在

鄴北齊分鄴置成安縣按臨漳縣亦分鄴縣所置

納其柩而塞之

柩音舊塞悉則翻

殺

其羣匠及齊之亡也一匠之子知之發石取金而逃

史言

潛葬之無益

戊子武州刺史蕭弄璋攻東魏磧泉呂梁二

戊拔之

五代志下邳郡下邳縣梁曰歸政置武州魏收志彭城郡呂縣有呂梁城水經注曰泗水之上

有石梁焉故曰呂梁

或告東魏大將軍澄云侯景有北歸之志

會景將蔡道遵北歸言景頗知悔過景母及妻子皆在

鄴澄乃以書諭之語以闔門無恙若還許以豫州刺史

終其身還其寵妻愛子所部文武更不追攝

語牛佑翻攝收也

景使王偉復書曰今已引二邦

二邦謂梁及西魏也

揚旌北討熊

豹齊奮克復中原幸自取之何勞恩賜昔王陵附漢母

在不歸

事見九卷漢高帝元年

太上囚楚乞羹自若

事見十卷高帝四年

矧

伊妻子而可介意脫謂誅之有益欲止不能殺之無損

徒復阮戮家累在君何闕僕也

復扶又翻累力瑞翻

戊子詔以景錄

行臺尚書事

東魏靜帝美容儀旅力過人

旅與脅同脊骨也

能挾石師子踰宮牆射無不中好文學從容沈雅

中竹仲翻

好呼到翻從干容翻沈持林翻

時人以為有孝文風烈大將軍澄深忌

之始獻武王自病遂君之醜

謂遂孝武帝使入闕也

事靜帝禮甚

恭事無大小必以聞可否聽旨

言不敢專決也

每侍宴俯伏上

壽帝設法會乘輦行香歎執香爐步從

上時掌翻從才用翻

鞠躬

屏氣

屏必鄂翻

承望顏色故其下奉帝莫敢不恭及澄當國

倨慢頓甚使中書黃門郎崔季舒察帝動靜大小皆令

季舒知之

晉書職官志曹魏黃初初中書既置監令又置通事郎次黃門郎及晉改曰中書侍郎環

濟要畧漢置中書掌密詔有令僕丞郎漢舊儀云置中書領尚書事魏黃初中書置監令又置通事郎次黃門郎即中書侍郎之任也按二書皆謂黃門中書通為一官而五代志紀北齊之制黃門侍郎屬門下省中書侍

郎屬中書省分為二官高澄以崔季舒為中書黃門郎者蓋澄欲使季舒伺察靜帝以為黃門郎則侍從左右以為中書郎則典掌詔命故兼領二職也澄與季舒書曰癡人比復何似

至翻復扶又翻

癡勢小差未

差楚懈反本作瘥疾稍愈謂之差

宜用心檢校帝

嘗獵於鄴東馳逐如飛監衛都督烏那羅受工伐從後

呼曰天子勿走馬大將軍

監工銜翻監衛都督高氏置此官以監宿衛所以防

制其君者也烏那羅虜三字姓呼火故翻真昌真翻怒也

澄嘗侍飲酒舉大觴屬帝

曰臣澄勸陛下酒

屬之欲翻舉酒相屬如儕輩然無復君臣之敬

帝不勝忿曰

自古無不亡之國朕亦何用此生為澄怒曰朕朕狗脚

朕使崔季舒毆帝三拳奮衣而出明日澄使季舒入勞

帝

勝音升毆烏口翻勞力到翻

帝亦謝焉賜季舒絹百匹帝不堪憂

辱

徐知訓陵侮其主與高澄異世同轍皆不能保其身詩云人而無禮胡不遄死諒哉

詠謝靈運

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仲連耻本自江海人忠義動君

子

謝靈運作詩事見一百二十卷宋文帝元嘉十年

常侍侍講潁川荀濟知帝

意

荀濟以散騎常侍侍講

乃與祠部郎中元瑾長秋卿劉思逸華

山王大器淮南王宣洪濟北王徽等謀誅澄大器驚之

子也

東魏華山王鸞卒于大同六年華戶化翻濟子禮反

帝謬為敕問濟曰欲以

何日開講乃詐于宮中作土山開地道向北城至千秋

門門者覺地下響以告澄澄勒兵入宮見帝不拜而坐

曰陛下何意反臣父子功存社稷何負陛下邪此必左

右妃嬪輩所為欲殺胡夫人及李嬪帝正色曰自古唯

聞臣反君不聞君反臣王自欲反何乃責我我殺王則

社稷安不殺則滅亡無日我身且不暇何況于妃嬪必

欲弑逆緩速在王澄乃下牀叩頭大啼謝罪

高澄雖恃逆不能不

居于靜帝之言理所在也於是酣飲夜久乃出居三日幽帝於含章

堂

含章堂蓋取坤卦含章可貞之義必在鄴宮之內殿左右幽者閉帝于內不使出而專殺于外也

壬

辰烹濟等於市初濟少居江東

少詩照翻

博學能文與上有

布衣之舊知上有大志然負氣不服常謂人曰會于盾

鼻上磨墨檄之

言上若有非常之舉亦當起兵于盾鼻上磨墨作檄以聲其罪

上甚不

平及即位或薦之於上上曰人雖有才亂俗好反不可

用也濟上書諫上崇信佛法為塔寺奢費上大怒欲集

朝衆斬之

朝衆即謂在朝百官好呼到翻朝直遥翻

朱异密告之濟逃奔東

魏澄為中書監

大同十年東魏以高澄領中書監

欲用濟為侍讀獻武

王曰我愛濟欲全之故不用濟濟入宮必敗澄固請乃

許之

史言高歡識
鑒非澄所及

及敗侍中楊遵彥謂之曰

楊惜字
遵彥

衰

暮何苦復爾

復扶
又翻

濟曰壯氣在耳

言年雖衰而
氣不衰也

因下辨

曰

辨微
辭也

自傷年紀摧頽功名不立故欲挾天子誅權臣

澄欲宥其死親問之曰荀公何意反濟曰奉詔誅高澄

何謂反有司以濟老病鹿車載詣東市并焚之

車懷太
子賢曰

鹿車小車僅
容一鹿也

澄疑諮議溫子昇

子昇蓋為大將
軍府諮議參軍

知瑾等

謀方使之作獻武王碑既成餓于晉陽獄食糲糲而死

棄尸路隅沒其家口

沒其家口為官奴婢填晉陽宮

太尉長史宋遊道

收葬之澄謂遊道曰吾近書與京師諸貴

諸貴謂司馬子如孫騰等

論及朝士以卿僻於朋黨將為一病今乃知卿真是重

故舊尚節義之人天下人代卿怖者是不知吾心也

史言

士之殉義者固不計身之死亡亦未必死也怖普布翻

九月辛丑澄還晉陽

上

命蕭淵明堰泗水於寒山以灌彭城俟得彭城乃進軍

與侯景犄角

左傳曰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犄角者當其前犄者亢其下犄居綺翻

癸

卯淵明軍於寒山去彭城十八里斷流立堰

斷音短

侍中

羊侃監作堰再旬而成

監工衙翻

東魏徐州刺史太原王則

嬰城固守侃勸淵明乘水攻彭城不從諸將與淵明議

軍事淵明不能對但云臨時制宜冬十一月魏丞相

恭從魏主狩于岐陽

岐陽岐山之陽也五代志扶風雍縣有岐陽宮

東魏大

將軍澄使大都督高岳救彭城欲以金門郡公潘樂為

副

五代志河南郡宜陽縣有東魏所置金門郡因金門山以名郡

陳元康曰樂緩於機

變不如慕容紹宗且先王之命也

高歡令澄用慕容紹宗以敵侯景見上卷

年上公但推赤心於斯人景不足憂也時紹宗在外澄欲

召見之恐其驚叛元康曰紹宗知元康特蒙顧待新使

人來餉金

近時之事謂之新

元康欲安其意受之而厚答其書

保無異也

言保紹宗必無所違異

乙酉以紹宗為東南道行臺與

岳樂偕行初景聞韓軌來曰噉猪腸兒何能為

噉吐

聞

高岳來曰兵精人凡諸將無不為所輕者及聞紹宗來

叩鞍有懼色曰誰教鮮卑兒解遣紹宗來

鮮胡

若然

然

猶今人言若如此也

高王定未死邪澄以廷尉卿杜弼為軍司攝

行臺左丞臨發問以政事之要

杜弼臨發從軍澄方問以政事之要蓋弼在歡

府風有聲稱
故問之也

可為戒者使錄一二條弼請口陳之曰天

下大務莫過賞罰賞一人使天下之人喜罰一人使天

下之人懼苟二事不失自然盡美澄大悅曰言雖不多

于理甚要紹宗帥衆十萬據索駝峴

帥讀曰率
峴戶典翻

羊侃勸

貞陽侯淵明乘其遠來擊之不從旦日又勸出戰亦不

從侃乃帥所領出屯堰上

羊侃知淵明必敗故出屯堰上欲全所領而退若以行兵

之節制言之則安營次舍皆當聽命于元帥豈有擅移屯之理哉

丙午紹宗至城下引

步騎萬人攻潼州刺史郭鳳營

魏收志梁置潼州武定七年改曰睢州治取慮

城領淮陽穀陽睢南南齊陰臨潼郡五代志
下邳郡夏丘縣東魏置臨潼郡梁置潼州

天下如雨

淵明醉不能起命諸將救之皆不敢出非兗州刺史胡

貴孫謂譙州刺史趙伯超曰

魏收志景明中置譙郡於
過陽城孝昌中陷領南譙

汴龍亢新城下蔡臨渙蒙郡五代志譙郡山
系縣後魏置渦州渦陽郡東魏改曰譙州

吾屬將兵

而來

將即亮
翻下同

本欲何為今遇敵而不戰乎伯超不能對

貴孫獨帥麾下與東魏戰斬首二百級伯超擁衆數千

不敢救謂其下曰虜盛如此與戰必敗不如全軍早歸

皆曰善遂遁還初侯景常戒梁人曰逐北不過二里紹

宗將戰以梁人輕悍

悍侯所翻又下罕翻

恐其衆不能支一一引

將卒謂之曰我當陽退誘吳兒使前

誘音西

爾擊其背東

魏兵實敗走梁人不用景言乘勝深入魏將卒以紹宗

之言為信爭共掩擊之梁兵大敗貞陽侯淵明及胡貴

孫趙伯超等皆為東魏所虜失亡士卒數萬人羊侃結

陳徐還

陳諱曰陣

上方晝寢宦者張僧胤白朱异啟事上駭

之

非時啟事故駭

遽起升輿至文德殿閣

文德殿建康宮前殿也

异曰韓

山失律

韓山即寒山

上聞之忼然將墜牀

忼呼廣翻

僧胤扶而就

坐卧

祖翻

乃歎曰吾得無復為晉家乎

謂為夷狄所取也史言帝危亡將至

神不守舍復扶又翻

郭鳳退保潼州慕容紹宗進圍之十二月甲

子朔鳳弃城走東魏使軍司杜弼作檄移梁朝

朝直遙翻下同

曰皇家垂統光配彼天唯彼吳越獨阻聲教元首懷止

戈之心上牢薄兵車之命

元首謂東魏主上牢謂高歡

遂解繫南冠

左傳楚伐鄭鄭人軍楚師囚鄭公鍾儀獻諸晉晉人囚諸軍府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曰南冠而縶者誰也

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命稅之使歸合晉楚之成

喻以好睦

大同三年梁初與東魏通和好

呼到翻下同

雖嘉謀長筭爰自我始罷戰息民彼獲其利戾

景豎子自生猜貳遠託關隴依憑姦偽逆主定君臣之

分偽相結兄弟之親

謂侯景先降西魏也分扶問翻相息亮翻

豈曰無恩終

成難養俄而易慮親尋干戈露暴惡盈側首無託

謂侯景不

見容于西魏也以金陵逋逃之藪江南流寓之地耳辭卑禮進

孰圖身

此以下皆言侯景歸梁之心迹孰古熟字通言進款熟之辭于梁以為容身之圖

詭言

浮說抑可知矣而偽朝大小幸災忘義主荒於上臣蔽

於下連結姦惡斷絕鄰好徵兵保境縱盜侵國蓋物無

定方事無定勢或乘利而受害或因得而更失是以吳

侵齊境遂得句踐之師

左傳吳伐齊敗齊師于艾陵遂與晉展會于黃池越子句踐乘

虛伐吳獲其太子遂入吳吳王歸及越平其後越遂伐吳滅之句者鉤

趙納韓地終有長

平之役

事見五卷周赧王五十年至五十五年

矧乃鞭撻疲民侵軼徐部

築壘擁川舍舟徵利

軼徒結翻又音逸杜預曰軼突也推當作壘合讀曰捨徵一迭翻

是以援枹秉麾之將拔距投石之士

師古曰拔距者有人連坐相把據地

以為堅而能拔取之投石者以石投人皆言其有勇力也援于元翻枹音膚將即亮翻

含怒作色

如赴私讐彼連營擁眾依山傍水

傍步浪翻

舉螳螂之斧被

蝥蟥之甲

螳螂舉臂以捍物微有鋒利故以諭斧蝥蟥蛻蛻也翼在甲下故以諭甲言梁兵之輕弱

也結 當窮轍以待輪

古語云螳螂怒臂以當車轍陸佃曰螳螂有斧蟲也充人謂之拒斧

奮之當轍不避釋蟲不蛄螳螂其子螳蛸舍人云不蛄名螳螂今之螳螂也方言云譚魯以南謂之螳螂三河之域謂之螳螂燕趙之際謂之食虎齊杞以東謂之馬殺然名其子同云螳蛸也

坐積薪而候

燎及鋒刃纔交埃塵且接已亡戟弃戈土崩瓦解掬指

舟中衿甲鼓下

左傳晉荀林父帥師及楚于戰于邲楚乘晉師林父不知所為鼓于軍中曰先

濟者有實中軍與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又晉伐齊齊師夜遁晉師從之風沙街連大車塞隧以殿殖綽郭最曰子殿齊師國之辱也乃代之殿衛殺馬于隘以塞道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背弛弓而自後縛之其右具丙亦舍兵而縛郭最皆衿甲面縛生于中軍之鼓下衿其鳩翎

同宗異姓縲紲相望

曲直既殊彊弱不等獲一人而失一國

左傳宋猶獲與南宮萬弑其君

宋討之猶獲奔衛宋人請之衛人欲弗許石祁子曰天下之惡一也惡于宋而保于我保之何補得一夫而失

一國與惡而棄好非謀也衛人歸之見黃雀而忘深穿

穿疾正翻

智者所不為

仁者所不向誠既往之難逮猶將來之可追

逮及也此二語以誘

梁欲再與謀和以攜侯景

侯景以鄙俚之夫遭風雲之會位班三事

邑啟萬家揣身量分久當止足而周章向背離披不已

周章怔營貌離披分散不可收束之意搗初委翻量音良分扶問翻背背誼妹翻

夫豈徒然意亦

可見彼乃授之以利器誨之以慢藏

老子曰國之利器不可以授人易曰

慢藏誨盜

使其勢得容姦時堪乘便今見南風不競

左傳

晉圍齊楚乘其間伐鄭晉人聞之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南風又歌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果如其言

天亡有徵

徵讀曰證

老賊姦謀將復作矣然推堅彊者難為

功

復扶又翻

摧枯朽者易為力計其雖非孫吳猛將燕

趙精兵猶是久涉行陳

將即亮翻燕目肩翻易弋鼓翻行戶剛翻陳讀曰陣

曾習

軍旅豈同剽輕之師

漢張良曰楚兵剽輕剽匹妙翻輕牽正翻

不比危脆之

衆

脆此芮翻

拒此則作氣不足攻彼則為勢有餘終恐尾大

於身踵麤於股倔彊不掉

倔其勿翻彊其兩翻

狼戾難馴

狼當呼作狼

之則反速而豐小

豐許觀翻

不徵則叛遲而禍大會應遙望

廷尉不肯為臣

用蘇峻事見九十三卷晉成帝咸和二年

自據淮南亦欲稱

帝

用黠布事見十二卷漢高帝十一年

但恐楚國亡援禍延林木城門失

火殃及池魚

池魚人姓名風俗通有池仲魚城門失火仲魚燒死故諺曰城門失火殃及池魚一

曰城門失火汲城下之池水以救之池涸則魚受其殃

橫使江淮士子荆揚人物

死亡矢石之下夭折霧露之中

橫戶孟翻夭於紹翻折而設翻又之舌翻

彼

梁主者操行無聞輕險有素射雀論功蕩舟稱力

國語晉平

公射鵲不死使豎襄搏之失公怒將殺之以告叔向叔向曰君必殺之昔先君唐叔射兕於徒林以為大甲以

封于晉今君嗣先君唐叔射鶚不死搏之不得是揚吾
君之恥者也必殺之君怛倪顏乃赦之鶚尾小鳥即鶚
雀也左傳齊桓公與蔡姬乘舟于圃蕩公杜預
注曰蕩搖也操七到翻行下孟翻射而亦翻 年既老

矣耄又及之政散民流禮崩樂壞加以用舍乖方廢立

失所

用舍乖方謂免周捨責賀琛而用朱异廢立失所
謂銜昭明而不立世適孫乃立太子綱也舍讀曰

拾矯情動俗飾智驚愚毒螫滿懷妄敦戒業躁競盈胸

謬治清淨

此數語曲盡帝之心事螫
音擇躁則到翻治直之翻

災異降於上怨讟

興於下人人厭苦家家思亂履霜有漸堅冰且至

易坤卦初

六爻辭曰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
其道至堅冰也文言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

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辯也

傳險躁之風俗任輕薄之子孫

朋黨路開兵權在外必將禍生骨肉疊起腹心彊弩衝

城長戈指闕徒探雀穀無救府藏之虛

探雀穀趙武靈王事見四卷周

赧王二十年探吐

空請熊蹯詎延晷刻之命

左傳楚世子商臣圍

南翻藏但浪翻

其父成王王請食熊蹯而死不許乃縊杜預注曰熊蹯難熟冀久將有外救蹯音煩

外崩中潰今

實其時鷸蚌相持我乘其弊

戰國策趙且伐燕蘇代為燕謂惠王曰今者臣來過

易水蚌方出曝而鷸啄其肉蚌合而拊其喙鷸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死蚌蚌亦謂鷸曰今日不出明日

不出即有死鷸兩者不肯相舍漁父得而并禽之今趙且伐燕燕趙久相支以弊大眾臣恐強秦之為漁父也

方便駿騎追風精甲輝日四七並列

漢光武用二十八將以定天下後人

贊之曰投

百萬為羣以轉石之形

孫子曰任勢者其戰人也如轉木石木石

之性安則靜危則動方則止圓則行故善戰人之勢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者勢也

為破竹之勢

破竹杜預之言見八十

一卷晉武帝太康元年當使鍾山渡江青蓋入洛荆棘

生於建業之宮麋鹿遊於姑蘇之館

青蓋入洛事見七十九卷晉武帝泰

始八年漢淮南王安陰有邪謀伍被諫曰昔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乃曰臣今見麋鹿遊姑蘇之臺也今臣亦

見宮中將生荆棘露霜衣也

但恐草車之所輶轢

輶力乃翻殘也轢來各翻碾也

騎之所蹂踐杞梓於焉傾折竹箭以此摧殘

杞梓竹箭東南之嘉

產也殊人九翻幾
患淺翻折而設翻

若吳之王孫蜀之公子

晉左思設為東吳王孫西

蜀公子以賦三
都弼引用之

歸欵軍門委命下吏當即授客卿之秩

特加驃騎之號凡百君子勉求多福

李斯自楚入秦為客卿孫秀自吳奔

晉為驃騎將軍弼以此誘
南人要亦書檄之常談耳

其後梁室禍敗皆如弼言戾

景園譙城不下退攻城父拔之壬申遣其行臺左丞王

偉等詣建康說上曰

說式為翻

鄴中文武合謀召臣共討高

澄事泄澄幽元善見於金墉殺諸元六十餘人河北物

情俱念其主請立元氏一人以從人望如此則陛下有

繼絕之名臣景有立功之效河之南北為聖朝之邦宮

言為小國以附於大國朝直遙翻

國之男女為大梁之臣妾上以為然

此莊獨所謂進孰圖身者也帝早在兵間曾不見此益天奪其鑒也

乙亥下詔以太子舍

人元貞為咸陽王

考異曰梁紀作戊辰造貞今從典略

資以兵力使還

北主魏須渡江許即位也

儀衛以乘輿之副給之

乘

證貞樹之子也

元樹來奔中大通四年為樊子鵠所禽

蕭淵明至鄴東魏

主升閭闔門受俘讓而釋之送於晉陽大將軍澄待之

甚厚

為澄因淵明約和以間侯景張本

慕容紹宗引軍擊侯景景輜重

數千兩馬數千匹士卒四萬人退保渦陽

輜重之上當有景字文意

乃明重直用翻兩音亮濁音戈

紹宗士卒十萬旗甲耀日鳴鼓長驅而

進景使謂之曰公等為欲送客為欲定雌雄邪紹宗曰

欲與公決勝負遂順風布陳

陳讀曰陣下魏陳同

景閉壘俟風止

乃出

戰不逆風故景俟風止乃出

紹宗曰侯景多詭計好乘人背使

備之果如其言景命戰士皆被短甲

好呼到翻被皮義翻

執短刀

入東魏陳但低視斫人脰馬足東魏兵遂敗

被短甲執短刀入敵

陳力戰此必死之兵也紹宗之敗不亦宜乎其後景用此以敵陳霸先亦此術耳惟陳堅不可破是以一敗不

能復振卒
以走死

紹宗墜馬儀同三司劉豐生被傷顯州刺史

張遵業為景所擒

魏收志永安中置顯州治汾州
六壁城鎮定戎建平真君郡

紹宗

豐生俱奔譙城裨將斛律光張恃顯尤之

尤之者責過
之也將即亮

翻紹宗曰吾戰多矣未見如景之難克者也君輩試犯

之光等被甲將出紹宗戒之曰勿度渦水二人軍於水

北光輕騎射之

被皮義翻渦工禾翻射
而亦翻下為射連射同

景臨渦水謂光

曰爾求勲而來我懼死而去我汝之父友

光父斛律金
與景同事爾

自謂父友何為射我汝豈自解不度水南

解戶
買翻慕容紹

宗教汝也光無以應景使其徒田遷射光馬洞胸光易

馬隱樹又中之

仲中竹翻

退入於軍景擒特顯既而捨之光

走入譙城紹宗曰今定何如而尤我也光金之子也開

府儀同三司段韶夾渦而軍潛於上風縱火景帥騎入

水出而却走草濕火不復然

斛律光之勇雖不利段韶之智雖不獲逞然東魏之

士氣未衰也故慕容紹宗乘機而運其巧得以成功觀史者若祇以一時勝負論人非有識畧者也帥譚曰率

復扶又翻

魏岐州久經喪亂

喪思浪割

刺史鄭穆初到有戶三

千穆撫循安集數年之間至四萬餘戶考績為諸州之

最丞相泰擢穆為京兆尹 侯景與東魏慕容紹宗相

持數月景食盡司馬世雲降於紹宗

至是則侯景潰敗之形成矣

資治通鑑卷一百六十